



京 剧

红石钟声

村路 舒慧 原著

红石钟声改编组

改 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京 剧

紅 石 钟 声

村 路 舒 慧 原著

紅石钟声改編組 改編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5年·沈阳

红 石 钟 声
村 路 舒 慧 原 著
红石钟声改编组 改编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2}$ ·2 $\frac{1}{2}$ 印张·1插页·46,000字·印数：1—5,000 1965年6月第1版
196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458 定价(7)0.24元

时 間：1963年，春末。

地 点：东北某农村。

人 物：郭长青——紅石生产队党支部书记，53岁。

郭 妻——农村妇女，50岁。

車 富——紅石生产队队长，共产党员，46岁。

車 凤——其女，妇女队长，共产党员，23岁。

李成武——社員，35岁。

李三嫂——社員，35岁。

張 福——社員，54岁。

梁老强——社員，共产党员，55岁。

徐海波——社員，27岁。

傅万成——社員，48岁。

賈玉花——女，富农分子，41岁。

黄殿閣——地主分子，57岁。

群 众——組长甲、乙、丙、丁。社員甲、乙。

第一場 搬 家

时 間：一九六三年春末的一个上午。

地 点：富屯生产队，郭长青家院内。

布 景：正面后部有矮院墙，梨树。偏左有一門。院内放一长条板凳。靠墙有些小农具。左侧看不见处，有住房。院外是平原田野；远处有高压电线的大架子和山巒。

〔郭妻出。〕

郭 妻：（唱西皮原板）

梨树开花陣陣香，
麦苗盖壠綠汪汪。
看今年丰收更有望，
喜只喜富屯变成了米粮仓。

（白）天快晌午了，我得做飯了。（担水桶出院外下。）

〔车风挎个挎包由外边风尘仆仆地进来，向屋里喊。〕

車 风：郭大爷！大娘！嗯？門开着，人不在。我等等。

（把挎包放凳上，四顾。）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看平原又是一番新景象，
运肥换土（转南梆子）备耕忙。
人欢馬叫声势壮，
铁鍬揮舞閃銀光，
拖拉机伴着歌声唱，
紅旗飄摆映太阳。（转流水）
富屯队真是好榜样，
要学习郭大爷奋发图强；

〔郭妻担水进来。〕

車 凤：大娘，您挑水去了。

郭 妻：是車凤来啦！快到屋。

車 凤：我大爷不在家？（抢过扁担。）

郭 妻：他一早就上公社去了。你这是从紅石沟来呀？

車 凤：是啊。我大爷給我爹捎信，叫他来一趟，我爹不在，我怕有急事，就赶来了。（担水桶进屋。）

郭 妻：（自语）可真巧，我正盼她来呢，她就来了。（从凳上拿起挎包欲进屋。車凤又挑空桶出）凤儿啊，我問問你，你这个娘到你們家有半年多了，她待你怎么样啊？

車 凤：大娘，您不用为我操心了。

郭 妻：你快放下。

車 凤：我挑滿缸。（担水桶去院外。）

郭 妻：她来得可真是时候啊！

（唱西皮流水）

一見車凤到家中，

好似滿門喜气生。

三間草房剛修整，

盼望着早給他們把亲成。

这姑娘聪明伶俐爱劳动，

过門来，一家四口老老小小齐心合力擰成一股
绳。

队里富足家也兴盛，

日子过得火炭紅。（进屋。）

〔郭长青由院外进来。

郭长青：（唱西皮导板）

社党委号召把山区改变，（转快流水）

要把那红石沟改地换天。

约定了车富来家见面，

我随他早回故里劈山引水夺丰年。

〔郭妻出。〕

郭 妻：他爹，这回这喜事可要临门了！

郭长青：啊？什么喜事临门？

郭 妻：咱那儿媳妇来了。

郭长青：噢，她爹来了没有？

郭 妻：车大兄弟没来。爹没来，姑娘来了，看看咱这家又变样了，不是更好吗？

郭长青：给郭宏他们结婚的事，你先别张罗。

郭 妻：那你找他爹，不是为这事吗？

郭长青：我是要和他核计红石生产队兴修水利，建设山区的事。

郭 妻：那你们核计你们的，我们核计我们的。

郭长青：（向屋内唤）车凤啊！

郭 妻：她给我挑水去了。

〔车凤担水上。〕

车 凤：大爷！

郭 妻：快放下，快放下。（接担挑进屋。）

郭长青：车凤啊，你爹到哪儿去了？

车 凤：他领着队里的大车到集上卖大柴来了。

郭长青：他一冬天，没少来赶集，可老也没到家来。

車 凤：大爷，您找他有什么急事？

郭长青：車凤啊，听公社党委王书记說，你們队去年冬季生产安排得不好，你对你爹也有意見，是怎么个情况啊？

車 凤：大爷啊！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紅石远景无规划，

我爹只顾（转二六）自己的家。

我建议把梯田再扩大，（转流水）

他考虑了一冬也没采纳。

郭长青：他是怎么打算的呢？

車 凤：（接唱）砍柴燒炭他劲头大，

只图社員有錢花。

郭长青：公社党委号召奋发图强，建設山区，你爹是怎么安排的呀？

車 凤：（接唱）他說紅石条件差，

山高、土少、河水洼。

我给队里作了计划，

他說是脱离实际，不往队委会上拿。

我不甘心这样压下，

想送到公社去审查。

（白）大爷，您給看看吧！（交计划给郭。）

郭长青：（看计划）修渠引水。你这个想法很好嘛！紅石队山多地旱，劳动力又过剩，应该这样办哪。哎，車凤，如果让大龙湾的水从山上走，那灌溉的面积不

就大多了嗎？

車 凤：那太好了。可是那水怎么能上那么高呢？

郭长青：車凤啊！

（唱二六）

紅石沟山岭多土地干旱，
大龙湾是那里最好的水源。
應該修起揚水站，
充分利用大龙湾。
爭取个天旱地不旱，
那时节，
造谷坊，修梯田，
魚鳞坑、拦沙堰，
粮滿地，果滿山，
永远都是丰收年。

車 凤：能那样可太好了！

郭长青：你同意嗎？

車 凤：我太贊成了！可就怕我爹思想不通，帶不起大伙来呀。

郭长青：車凤，我告訴你吧，公社党委已經決定把我調回紅石了。

車 凤：真的嗎？

郭长青：嗯。

車 凤：（高兴地）这更好了！我就到集上去告訴我爹。

郭长青：对，一定叫他到这儿来吃飯。

車 凤：好。（下。）

郭长青：（唱西皮散板）

車凤她虽年輕有远大理想。

〔車富由院外另一側上。

車 富：大哥！

（唱）欢迎你又回到咱們的家乡。

郭长青：老車，你可来了，車凤到集上告訴你去了。

車 富：公社党委通知我了。这太好了！你回紅石，我也可以松口气了。

郭长青：老車，可不能松气啊，还得加劲干哪！

車 富：我真沒想到你能回去呀。看，你这三間房子剛苦了，大嫂能舍得嗎？

郭长青：她能听我的。

車 富：大哥，你跟大嫂搬回去，我叫队里給你新盖三間房，一定比这个好。

郭长青：老車，我是建設山区去，回去还住土改前我住过的那个馬架子。那前边老松树上那口大钟敲起来，可真振奋人心哪！

車 富：哎，你別住那儿遭罪了，那破馬架子三年前就沒人住了。

郭长青：去年我路过那儿，看过那个馬架子，还能住几年呢！

車 富：什么时候搬哪？

郭长青：越快越好啊！

車 富：我們队现在就有人回去，我去告訴他們，回去立刻給你收拾房子。

郭长青：你别走，咱们研究一下水利计划。

車 富：那事以后再說吧。

郭长青：你快回来啊！

車 富：好。（下。）

〔郭妻出。〕

郭 妻：車凤啊！怎么走了！

郭长青：她到集上去了，就回来。老車大兄弟也来了。一会儿都在这吃饭。你可得好好招待招待啊。

郭 妻：那还用你說了。我都预备妥当了。

郭长青：好。老伴，你也别忘了劳逸結合。来，坐下，我跟你商量商量。

郭 妻：（坐）还和我商量啥？只要他们爷俩没意见，咱就在星期天趁郭宏在家把事办了。屋子我都裱好了。

郭长青：不是这个事。我说的是紅石要治山治水，改天换地了。老伴，咱得为紅石出把力啊。

郭 妻：嗯？啊，是不是老車大兄弟来拉你回紅石？

郭长青：不是他来拉我，是我自己要求回去的。老伴，咱们搬回去吧！

郭 妻：什么？搬回紅石？

郭长青：是啊。

郭 妻：你呀，你呀！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我到你老郭家三十年，
度过的多少日月苦似黄连。

糠皮草根肚里咽，
庙台碾道（转原板）避风寒。
闹土改，苦尽甜来天下变，
来这里，分到这房子才把身安。
咱这队年年都丰产，
你何必又要搬回那穷山里边。

郭长青：（唱原板）

宏他娘你不要眼光短，
咱不能把革命忘在一边。
山区里生产要发展，
大建设咱怎能袖手旁观。
红石沟穷山恶水彻底改变，
大家的日子都香甜。
我劝你千万要往远看，
不能让三间小房、一个鸡窝把腿缠。

〔传来李三嫂、李成武的吵嚷声：“你站住！”
“你别跟我来！”同上。〕

李成武：你别跟我来！

李三嫂：你站住！（二人拉郭长青）大叔，您听我说……

李成武：大叔您听我说……

郭长青：成武，他三嫂子，你们两口子吵吵嚷嚷的来干什么？

李三嫂：（对李成武）我看你咋张嘴？这不大叔在这呢，你
倒说呀，怎么哑巴了？

李成武：我啥时候哑巴了？大叔，我想……

李三嫂：你别吭味啦！（对郭）大叔啊！

(唱西皮搖板)

他这个人見識淺，
哪有好处往哪里钻。

他看紅石发展的慢，
总想找房往外搬。

他是人穷志也短，
您可要狠狠地訓他一番。

李成武：啥呀，你說我，你不是也嫌紅石不好嗎？

李三嫂：我是嫌紅石的干部这几年沒干劲，我給他們提意見，誰說搬家来的？

李成武：大叔，紅石那敗家地方，我算住够啦，让我搬你們富屯队来吧！

郭长青：成武啊，看样子，你是願意跟我走啊。

李成武：对，沒好房子住碾道也行。

郭长青：成武，我还要搬家呢。

李成武：（对李三嫂）你听听，大叔住在这儿还嫌不好呢！
大叔，我算跟定你了。

李三嫂：誰喜欢带你！

郭长青：是啊，我不带你，我怕你半路打折回。

李成武：大叔，咱爷俩拉勾，我要打折回，我就不是个男子汉。（见郭长青不语）大叔，你到哪我跟到哪。

郭长青：那咱可一言为定啊！

李成武：我决不反悔！

郭长青：好。（伸手指与李成武拉勾。）

李三嫂：哎呀！大叔……

郭长青：我回紅石。

李成武：啥？

李三嫂：

郭长青：我回紅石，哈哈哈哈哈！

李成武：（撒手）別逗我了，誰能从米囤子里往糠囤里挪呀！

郭长青：成武啊！

（唱搖板）

紅石解放十多年，

還沒治水和治山。

如今咱們要大干，

眼看那里就換新天。

李三嫂：（高兴地）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！

郭长青：成武，你倒省事了，原封不动，我可就麻煩了。

李三嫂：大叔，看你說的，又沒人扯你后腿，有啥麻煩的。

大孀，你說是不？

李成武：大孀，这是真的？

郭 妻：（迟疑地）啊，倒有那話。

郭长青：你看你，都决定了，你还瞞着他們兩口子干什么？

郭 妻：（对郭悄声地）我啥时候决定了？

郭长青：（故意提高嗓门）咳，这么一会就忘了。你大孀到岁数了，忘性大。

郭 妻：啊，是决定了。

李成武：大孀，那么这房子，你就……

郭长青：成武，你大孀才不在乎这三間房子呢。（对妻）是吧？

郭 妻：你少說兩句！

郭长青：人家問你哪，能不能让房子墜住腿？

郭 妻：我呀，我还不那么落后。

李三嫂：（对李成武）看看我大孀，看看你！你走吧！有能耐不怕你飞到天边去呢！可有一宗，你要走，咱俩就分家。

李成武：大叔回紅石啦，我就哪也不去啦。

李三嫂：大叔，我們謝謝你了。

郭长青：哎，你們来得好，我也得謝謝你們了。

李三嫂：还不跟我回去呀！看你这一脑袋汗。（递手巾）擦擦！大孀，我們走啦。（伴李成武下。）

郭长青：老伴，你剛才那两句話，可說到刀刃上啦。

郭 妻：唉！这么大的事，你別这么說风就是雨的不行嗎？

郭长青：老伴，这是組織决定啊！

郭 妻：啊？党都决定了？

郭长青：是啊！

郭 妻：那你咋不早說呢！党都决定了，我还有啥說的。

郭长青：你真是我的好老伴啊！

郭 妻：咱啥时候走啊？

郭长青：来，收拾收拾，准备搬家。（同进屋。）

幕 落

第二場 路 遇

时 間：一場的五天后。

地 点：紅石沟的路上。

〔賈玉花提一束干粉条上。〕

賈玉花：（唱西皮流水）

矮檐之下把头低，
十年河东又河西。
藤蘿繞樹不費力，
弯弯轉轉到高枝。

〔黃殿閣提羹筐迎上，注視賈玉花，湊近。〕

黃殿閣：老車弟妹，你上供銷社了？

賈玉花：嗯。

黃殿閣：你等等，我跟你打聽個事。你到這屯子來半年多了，我越看你越面熟，你是不是清豐縣老孫家的大姑奶子啊？

賈玉花：（一驚，又鎮靜地）你認錯人了。

黃殿閣：沒認錯。論親戚我還是你的大表姐夫哪。

賈玉花：啊，是老黃大表姐夫啊。欸？你不是在縣城里住嗎？

黃殿閣：唉，從前我的地、果園子，就在這條溝里。土改那年，農會把我弄回來了。

賈玉花：啊。

黃殿閣：大妹子啊，你可真是有福氣呀，想不到成了車隊長家的人了。大叔還在清豐縣嗎？

賈玉花：早就去世了。啊，大表姐夫，我這個底你可……

黃殿閣：這你放心。

賈玉花：我現在叫賈玉花，是東邊柳公屯的人。

黃殿閣：我都听說了。可是車隊長是個黨員，你這個成分……

賈玉花：大表姐夫，不瞞你說，土改後我走了兩家，頭一家是中農，死了；二一家是貧農，離了。我也就成了貧農了。

黃殿閣：（自語）還是女人有辦法呀。大妹子，咱們可是親戚呀，俗話說的好，朝中有人好作官。往後你可得在隊長面前，給我……

賈玉花：這我能辦到。只要你別把我這個底……

黃殿閣：你只管放心。哎呀，車隊長過來了，我得走。（下。）
〔車富由另一側上。〕

賈玉花：他爹，郭大哥找你去測量什麼渠道，你沒去呀？

車富：去了。他領車鳳在山上測量呢。我到供銷社去打聽一下他們收購藥材的價錢。

賈玉花：哎，我听傅萬成大哥說，山後有人賣羊，挺便宜的……

車富：我听他說了，等隊里開支再買吧。

賈玉花：現在買進來，可正好剪頭茬毛啊。

車富：那得看看羊再說呀。

賈玉花：那你就回去歇會，下晌就去看唄！

車富：我這還有事呢。

賈玉花：你那些事辦起來還有頭啊？快吃晌飯了。（掏出一瓶酒）你看，回去我再給你煎倆雞蛋。

〔車富欲隨賈玉花下，梁老強上。〕

梁老強：車隊長，郭支書找你去開會，討論施工計劃。